



粽叶香飘

阎晓明



有关端午的诗词中,我最喜爱的是苏轼的《六么令·天中节》。不仅因其“汨罗江渚,湘累已逝,惟有万千断肠句”对屈原那种悲凉壮烈命运感的直抒胸臆;不仅因其“龙舟争渡,助威呐喊,凭吊祭江诵君赋”对屈原爱国精神和高洁品格已在民间弘扬开来的欣喜和快意;不仅因其言简意赅、力透纸背地写出了端午文化之魄;当然也会心悦诚服地感叹,他于寥寥数语中生动鲜活地展示了和记录了缠虎符、挂艾叶、插菖蒲、放风筝、包粽子、饮雄黄酒、赛龙舟等端午民俗之趣。还有,完全是出于我个人饮食偏好与苏轼所咏粽叶而产生的感同身受,更认为他仿佛在不经意间披露了“端午粽食之魂”的奥秘。

“虎符缠臂,佳节又端午。门前艾蒲青翠,天淡纸鸢舞。粽叶香飘十里,对酒携樽俎。龙舟争渡,助威呐喊,凭吊祭江诵君赋。”《六么令·天中节》上半阙写端午佳节特定食品粽子时,全然不提粽米之糯、粽馅之甜,粽形之美,而唯褒粽叶之香,窃以为此种体悟确乎精妙,由此觉得自己与苏轼颇有共鸣。

本人喜粽,无论春夏秋冬,总会隔三岔五沿大沽南路蹲出一站地,到一家老字号食品店外卖窗口买几只粽子。售货大姐见我好这口儿,便建议:“咱这儿切糕也倍儿棒,性价比还比粽子高,要不您换换口儿?”我笑得美意:“呵呵,粽子贵点儿咱也买!”旁边一排队大娘嫌我太轴:“粽子跟切糕有嘛不一样?都是江米、小枣、豆馅,不就多了几片叶子嘛!”“嘿。”我有点不好意思,“吃的就是这叶儿!”我想表达的完整意思是“其实特别想吃的就是粽叶的味道”。

于我而言,粽叶的清香是其他美食无法替代的。专家说,粽叶的香来自叶醇和叶醛这两种化学物质,我宁可认为粽叶是我们的先人对子孙后代的馈赠,是他们从大自然中为后人精心筛选的原生态芳馨。没了粽叶的香,粽子也就失却了魂,所以我才对苏东坡所写“粽叶香飘十里”

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地域不同,粽叶的来源也不尽相同,北方大抵用的是芦苇叶,南方则多用箬竹叶,粽叶虽有异,香气却相似。先人选择粽叶裹粽,不仅满足了舌尖与味蕾的享受,也对身体康健多有裨益。《本草纲目》载,粽叶有清热止血、解毒消肿功能,对痈肿、吐血、小便不利等均有疗效。现代研究也认为,粽叶提取物含棕叶多糖、棕叶黄酮、多种维生素及氨基酸,具有抗菌、抑菌、抗氧化等作用。

行旅江南城市嘉兴,惊喜发现城内遍布品牌粽子专卖连锁店。对于食粽成瘾的我,可谓求浆得酒。因店中粽子不止甜口,更有我最爱的肉粽与蛋黄粽。不仅卖能拎回家蒸煮、供全家共享的生粽,也卖热气腾腾,可以堂食的熟粽,还有各种真空包装的礼品粽、酱鸭、咸鸭蛋等产品。我还有幸赶上了应季青团的上市。如果说粽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原生态之芳,那么青团则体现着大自然馈赠人类的春之色。青团用艾草、苜蓿等可食用草的汁,以及冬瓜、南瓜、丝瓜的叶汁,将糯米粉染成绿色,包裹各种馅料蒸制而成,圆圆的、亮亮的,宛若一颗颗硕大的翡翠宝珠。早年自陇回津探亲,到一家小吃店品尝喇嘛糕和小豆粥,曾巧遇与青团形似色似质似的凉果,1991年调回天津后循味而觅却再未得见。本世纪初又调至北京,发现宿舍后身的一家食品店逢春季有卖青团,虽仅豆沙、黑芝麻两种馅料,但身在北京地也能咬一嘴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葱葱

春色了。而这江南小店可不得了,琳琅满目的青团简直令人目不暇接,馅料竟达十几种,不光有传统甜馅,也有西式的巧克力、芒果、樱桃等馅料,更奇葩的居然还有香辣笋丁、霉干菜、咸笃鲜等馅料。作技艺已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对不对?而粽子能在此地问世也该不是偶然,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及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,马家浜遗址出土有稻谷、米粒、稻草这些实物,证明咱们这儿七千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了。以米制粽,应该是稻作农业文化深厚的必然,对不对?”看您懂得还真不少,又是我们的“粉丝”客户,提点意见呗!”

见营业员说得诚恳,我望着四壁介绍粽子的招贴画便提了个建议:多年前去西班牙出差,在一家小吃店就餐,里面没有他们的食品广告,却挂着类似毕加索风格的画。我不禁对翻译开了个玩笑:“不像餐馆,倒像画廊!”老板问明我的笑因后认真而又深情地说:“这里是毕加索的家乡啊!”咱们这里是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的家乡,先生的画作《买粽子》《火肉粽子》《雄黄角黍过端午》反映的都是家乡过端午、食粽子的民俗,非常接地气。粽食门店倘若能展示这些作品,就不可以更生动地传承、弘扬粽文化吗?

“太好了!一定向上级汇报!”营业员兴致勃勃地说,“为了传承粽子文化,我们已经成立了裹粽技艺表演队,不光在国内到处亮相,还应邀去新加坡、日本等国表演。对了,每年端午,我们还要举办裹粽比赛呢!”

粽食门店的这番对话令人振奋。尽管东坡先生的“粽叶香飘十里”已对香粽范围作了一定的夸张处理,但如今随着粽文化向着海外的徐徐飘飞,“粽叶香飘千里”的景象是否也已出现了呢? (题图摄影:沈书枝)

可珍视的点滴往事

王圣思



南京《开卷》执行主编董宁文先生,也是该系列丛书出版的主持人。2004年1月,父亲去世前拿到他亲自选定的散文集《梦余随笔》,就是“开卷文丛”第一辑宁文主编的一种,病中的父亲脸上露出久违的欣慰笑容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后来父亲躺在花丛中,大厅里回响着舒伯特《小夜曲》的优美旋律,就是以这本散文集作最后的礼物向众多友人、读者告别的。

《开卷》转眼三百期了!父亲辛笛生前很看重《开卷》,常在上面发表一些文章。作为民间刊物的《开卷》出满三百期,实属不易。每期大约四五十页,薄薄一册,却有不小的影响力,内容丰富,题材多样,涉及面很广。我喜欢坐地铁时带着,或外出旅行在路上翻看,因为不厚,便于携带,翻阅也方便,更因为内中可读、耐读的文章不少。有熟悉的作者,就好像又遇旧雨故交;更有一些文章为素不相识的新作者所写。有些我读过的书刊,作者从新角度阐发给予我启迪;更有我孤陋寡闻并不知晓的人物或书籍介绍与推荐,这是一份真正能够“开卷有益”的刊物。

执行主编宁文先生为编辑此刊付出了极大的心血,从每期卷末的《开卷闲话》就可见一斑。他交游广泛,勤奋努力,视野开阔,联系的作者、读者愈聚愈多,从众多书信中可知不少最新出版的书籍刊物和文学文化信息,有对《开卷》内容的评价,对新文化史料的重新挖掘和补充,也有宁文对作者或文化人物的介绍,等等,是很可珍视的时代历史记录。前几年,宁文每年都会在上海书展期间从南京来沪,召开《开卷》的座谈会,新老作者、读者济济一堂,互相交流读书心得,评析杂志文章,桌上放着他精心主持的年年新出版的丛书,墨香四溢,各位作者频频介绍著述心得……令人既长见识,又其乐融融,想起来仍很怀恋。

近年来我因忙于与“九叶”(指九叶诗派,作者为九叶诗人辛笛之女)相关事宜,较少给《开卷》写稿。先是花了十年时间,和爱诗的友人合作出版了“九叶”诗歌配乐朗诵光碟个人单辑和集体合辑;后为纪念《九叶集》出版四十周年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再版了《九叶集》,得到“九叶”子女们的大力支持,我也因此给《开卷》写过一篇短文。

去年我收到诗人杜南星先生的儿子寄来的花城出版社新出的《寂寞的灵魂》(南星作品全集),阅读过程中对他的文字留有很深的印象,温馨、亲切、忧郁、感人,对友人、对贫苦劳动者,甚至对花草树木、小小昆虫都满含着关切的情感和惦念……南星在上世纪30年代与辛笛交往密切,他曾为辛笛辛谷兄弟俩的合集《珠贝集》题诗;他把辛笛致他的五通书信发表在当年的刊物上;在辛笛去爱丁堡进修英国文学时,他还写了一首题为《寄远》的诗:“还记得你的故居么,让我同声说那胡同的名字”;在散文《甘雨胡同六号》里继续记录了与辛笛的交往,而他也入住了这个他们都喜爱的居所……这次新发现并收入“南星作品全集”的三首诗是写给HT(辛笛英文名字)的,即《雨雪——寄HT》《白云——闻HT将归》《不寐——怀HT》,全集中的《山峨记》后记一文也提到HT和他的诗句。我曾在2009年父亲去世五周年之际,写了一篇文章《情系甘雨胡同六号》,查阅不少资料,记录了他们之间的诗谊和友情。若有时间的话,我还准备重新细读这部“全集”,可能会拟写一篇有关的文字给《开卷》。只是现在忙着整理“九叶”书信,思路不易集中,对越来越笔拙的我来说,一时无法写长文,只有留待以后了。

父亲生前保留友人书信达三千余通,其中“九叶”诗人们给他的书信有七百余通。原件都已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,他们提供了电子版,我现在每天整理一些,也就成为退休后必做的事情。本想待出版“九叶”诗人书信选时也可写一篇给《开卷》,但如今,已不知这出书的愿望能否实现了。

还记得2016年年初,宁文就来约稿,希望我把几年来写父亲及其友人的文章收录为10万字左右的集子,我没敢马上应允,因为之前曾与圣珊姐合集出版过《何止为诗痴·辛笛》,也就没有把握在那之后的五年里是否还能撰写如此之多字数的文章,宁文始终耐心等待。后来当我细数当时新写的文章后,发现竟有20万字之多;但又听说出版社觉得字数太多,考虑把第四辑3篇论文《中国叶赛宁研究述评》《屠格涅夫与〈父与子〉和〈父与子〉与巴金》“九叶”诗人群体形成原因初探》删掉;我敝帚自珍,舍不得丢弃这些花了功夫的文字,而宁文善解人意,尽力争取,得以完全保留。这本《难得是相逢》最终以“郁金香书系”之一在2017年问世。今后也许再难遇到如此成人之美的出版主持人了。

得知《开卷》即将“闭卷”,宁文也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继续整理三百期的内容,做他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。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,谨以此小文作为与《开卷》交往回忆的点滴留念。

樟树

刘松林



我家后院有樟树,有一棵两个人都无法抱的樟树。其树冠广展,枝叶浓密,气势雄伟,一年四季无时无刻不在发枝长叶,当然也一天到晚忘不了落木掉叶。心无旁骛,任生命纵横往来,凭韶华去留无意。

我喜欢层次分明的颜色,爱好错落有致的结构,总觉得樟树独大,有单调乏味之嫌。前年孟春,朋友帮忙在院内种了几簇北海道黄杨和几排小叶冬青,灌丛与大小乔木集聚一起,相互映衬,彼此烘托,确实不错。一到仲夏,新迁的“邻舍”开始气喘吁吁。好不容易熬到秋日,个个遍体疲软,过冬日全都没活过来。开春,有朋友告诉我,种不了木本种草本。于是把台湾青和玉龙草请到后院,开始长势蛮好,候其高而平之,但到最后也是没活过来。参天的樟树“趾高气扬”,强烈维护它的领地,不容他者侵犯,树荫下草木不生,待西风扫叶,遇冬阳温润,才勉强让裸土长出卑微的青苔。

闲时,我常邀三五好友来家做客,烹茶吟诗,观兰赏菊,茗汤温三次,苔衣厚三层。不过,我有个弱点,晚上喝多点茶容易兴奋,好到处游荡,难以清净……

半夜,披星光,趿鞋拖步,来到后院。脚下沙沙声响,周遭却安静寂然,连蛙声的鼓噪也没有了。夜色朦胧中向上望去,只见樟树枝干参云幕天,悄悄靠近,叶落纷然拂脸,只听到它均匀呼吸,从容自在,一派王者气概。

树下杳无一物,只有那一簇簇枯萎的黄杨拉扯着冬青躲缩在宽阔的树影后面。我不敢吱声,敛手垂袖,俯首敬畏。倏忽感觉——栋梁之势,直指苍穹。

树下杳无一物,只有那一簇簇枯萎的黄杨拉扯着冬青躲缩在宽阔的树影后面。我不敢吱声,敛手垂袖,俯首敬畏。倏忽感觉——栋梁之势,直指苍穹。

第五五六期

满庭芳

第五五六期

妈妈包的粽子,是我童年最鲜润甜美的记忆。

我的家乡是位于京杭大运河边,素有“北国小江南”之称的千年古镇杨柳青,这里湿地池塘众多,芦苇丛生。每当端午临近,爸爸便会踩着晨露去运河边的苇子地劈芦苇叶,他说,这粽子叶得带着点儿河泥的苦味儿才是正宗的杨柳青口味,煮出来的粽子香才能“勾着”熟悉的的大运河的魂儿。

好奇的我偷偷把一片妈妈刷洗干净、煮软后浸在清水中芦苇叶塞进嘴里嚼,想知道河泥味儿是什么味儿,没承想是满嘴的清香!但是细咂摸吧,确实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味儿。芦苇叶粗糙的叶片扎得我直咧嘴,妈妈见了连忙把叶子从我嘴里扯出来,揉着我的脸笑着说:“哎哟我的傻闺女,你当是祭灶的糖瓜哪?这是镇五毒的箭!好悬没把你小嘴儿扎破了。”说笑间,爸爸端着一盆用碱水泡好的糯米走了过来。

那盆里的糯米泡得发胀,一颗颗圆滚滚、白生生,像小珍珠似的。妈妈捞起糯米用大拇指轻轻一捻,小珍珠瞬间碎成了更小的珍珠,妈妈说这样糯米就泡好了。我趴在灶台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妈妈包粽子,只见她把两片芦苇叶子交叠在掌心一拧一扣,眨眼间就卷成了个喇叭筒;她左手托着叶筒,右手捞起糯米往里填,填到一半放两颗红艳艳的大枣,再继续填满、压实,然后顺势一卷,用浸湿的粗棉线再缠上几圈儿,牙齿咬住线头一拽,最后打个结实的结。妈妈的动作又快又漂亮,上下翻飞的手指好似魔法棒。就这样,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包好了。

妈妈把粽子放在我的手上,那粽子水津津、凉森森的,像一座湛青碧绿的小山,又像初春南墙根儿刚刚破土的嫩芽。瞧着瞧着,我高

兴地说:“妈,我也想包一个。”妈妈把我揽进怀,将一片芦苇叶放在我的掌心,那芦苇叶似在跳舞,活像一条刚从运河里捞起来的小青鱼。我的小手在糯米堆里打着滑,米粒在指缝间逃来窜去,想学着妈妈的样子手指翻飞,一不留神,喇叭筒差点儿脱“手”而出,好不容易

出几粒粗盐,手腕一抖丢进锅中。爸爸说,这样可以让粽子的香味儿扎进米芯儿。用食用碱浸泡可以使糯米更加软糯,口感更为细腻,再以盐来增香增甜。难怪妈妈包的粽子那么好吃,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呢。爸爸聚精会神地守着灶膛,火光映照着他浸汗的额角,汗珠子

一颗一颗晶莹剔透的琥珀。

文火慢煮了约莫两个小时,妈妈笑眯眯地端着一盆凉白开水走了进来,掀开锅盖的一刹那,雪白的蒸汽“呼”地一下蹿上房梁,粽香裹着苇叶的气息撞成一团香美的暖雾,缓缓飘落,慢慢散开,渗进灶间斑驳的砖墙和木梁的缝隙,也钻进了我记忆的角落。

妈妈用笊篱把粽子捞出来投进凉白开水中,滚烫的粽子遇冷水激灵一颤,青碧的叶壳便褪色成暗沉的黄绿色,棱角却更加挺拔。那只“歪脖子葫芦”粽子被妈妈单拎出来放在小碗儿里,她和爸爸一人一半分着吃了。我想,那只粽子长相虽不十分俊美,但肯定也与别的粽子一样香甜,不然爸爸妈妈怎么会一边对着我笑呢?

又是一年端午将至,我已离开家乡,远在千里之外,年迈的双亲也包不动粽子了。视频时妈妈举着手里的粽子说:“你看,超市卖的粽子甜得发腻,粽子皮像湿乎乎的牛皮纸,糯米也没煮透。”爸爸接过话茬儿,“何止是没煮透,压根儿就没馅儿呢,那真空包装的粽子,它就没有魂儿啊!”这话让我心头一颤,是啊,那些生产线上产出的粽子,永远不会有苇叶上沾着的晨露,不会有灶膛里跳动的火光,更不会有大运河的水汽氤氲。童年记忆里的粽子,带着妈妈掌心的温度,是活生生的,会呼吸的……

运河边的端午粽

翁伯娟 文并图



易卷起来,粗棉线又缠得歪歪扭扭,把这个粽子勒成小脑袋大肚子,活像歪脖子葫芦。我有点儿不好意思,红着脸想挣脱妈妈的怀抱,妈妈却把我搂得更紧了,说:“挺好的呀,米都没漏出来,我闺女真棒!”一转身,不知从哪儿拎出来一串香囊,别在我上衣的后大襟上,五颜六色,怪好看的。

煮粽子,爸爸最拿手。他将粽子一个个码进大铁锅,青玉似的棱角刮擦着锅沿儿窸窸窣窣,灶膛里的柴火烧得噼啪啪响。爸爸往锅里添了几瓢凉水,刚好没过粽子,又从盐罐里捏

青灰琉璃瓦在水彩笔触中流畅成蜿蜒的银河,天津古文化街的飞檐翘角在蓝天白云下舒展着有层次感的褶皱。朱红梁柱间的苏式彩绘,以敦煌壁画的笔法晕染;以水墨重彩的笔法,描写勾勒中国建筑传统纹样,将六百多年的城市繁华凝固成流动的诗行。

津门故里韵味长(水彩画)

李欣 文并图

